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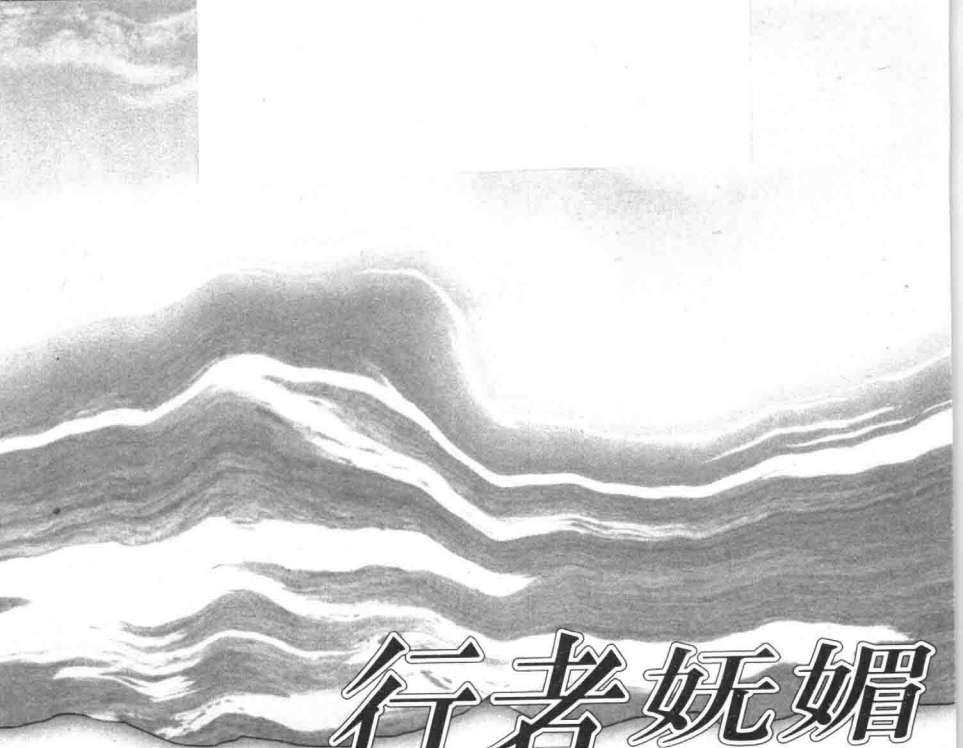
独 特 文 丛

行者妩媚

徐坤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行者妩媚

徐坤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者妩媚/徐坤著.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2

ISBN 7-5071-0432-X

I. 行… II. 徐…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125 号

行者妩媚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发行部电话:(010)68320635 68326644-2372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43 千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71-0432-X/I·383

定价:14.80 元

出版说明

“独特文丛”是中国文学出版社精品图书中的一个新系列。

在当代写作人群中，有一批怀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创新精神作家。他们坚持在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前提下，追求文学创作总体的艺术个性或某一阶段创作的独特性，写出了一些既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在某些地方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有趣佳作。这正是广大读者的热切企盼，也是我们一直想提倡和鼓励的。

“独特文丛”便是专门汇集在内容或形式方面具有独特性的当代作家佳作的新文库。这些佳作的独特性既可以表现在题材的选择和命意的表达上，也可以表现在形式的运用和艺术手法的创新上；既可以是一个作家毕生创作风格的体现，也可以是一个作家在某一时段或某一类型创作的显著特色。

我们将严格地进行精选精编。“独特文丛”既喜欢搜集名家名作，也乐意推出新人新作。当然，仅有一些特点而欠扎实的作品还不能问津，必须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而又雅俗共赏的佳作，才能进入本丛书。

我们欢迎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们不断来加盟于“独特文丛”。

——编者——

内容简介

徐坤是近五年来中国文坛最引人瞩目、最具个性的作家之一。本书是她新近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的选集，包括《含情脉脉水悠悠》、《厨房》、《离爱远点》、《狗的足球》、《行者妩媚》等十篇。

徐坤擅长以恣肆粗放、戏拟夸张的语言之流描摹今日世态人情，揭示人类生存困境，笔墨纵横多姿，口语极化倾向明显，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和穿透力。她的作品往往在让你感到宣泄的快意的同时也体悟到人生的无奈、痛切和超拔的重要。

收入本书的小说新而且精，可谓篇篇精彩、篇篇好谈。徐坤的独特文风和矫健笔力，将给读者的阅读带来全新的冲击，这样的阅读称得上“过瘾”。

RAF 99/06



作者简介

徐坤，女，1965年
出生。1993年开始
发表小说，出版
有小说集《热狗》、
《女媧》、《游行》
等。曾获国内多种
文学奖。现在中国
社科院文学所工作。

目 录

含情脉脉水悠悠	(1)
厨 房	(58)
做 秀	(77)
迷 途	(101)
遭遇虚无	(151)
离爱远点	(168)
狗日的足球	(182)
谁给你传球	(203)
行者妩媚	(257)
花谢花飞飞满天	(308)
跋：生命之水	(319)

含情脉脉水悠悠

同船过渡，是前生五百年修下的福。

——题记

1

小姐说，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坐的一条船。

小姐又说，这条船毛主席他老人家后来没有亲自来坐，再后来就退役了。

小姐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们的情绪一下子就被调度到高潮，颤颤巍巍，明明晃晃，仿佛有什么事情立即发生已经发生了似的；小姐的第二句话紧接着出口，他们的情绪又“突”地从高潮上摔了下来，顷刻之间掉到地上摔成了八瓣，心里边早搏似的“忽悠”悬了一下子：

难道就让一条退役的老船，载着这一干精英的我们，去游览千流湍急、万壑壁立的三峡去吗？！

小姐不急不躁，明眸皓齿，兀自笑出一脸的自豪和生动，旗袍外的一只柔荑小手软软平摊着，指尖朝向船舱的内部，笑意盈盈地鞠躬恭请。

他们就都抹搭下一张张放成长条的脸，一个跟着一个，踩着已经翻毛卷边的老旧红地毯，脚步迟缓，沿小姐柔荑小手所指方向，鱼贯般往舱里行进。每走几步，都有一个同样身姿的旗袍小姐小手指路笑意盈盈鞠躬恭请。他们的心中就恍然已是身处日本东瀛，总是感觉有些平白无故地受宠若惊，浑身总有点不得劲兮兮的。他们就这样很有些消受不起地数着身旁一个个如花似玉的美丽小姐，不知不觉地往前倒腾着步伐，不知不觉的，咦，怎么就走出去了？

就在他们的脚底下猛一磕绊、差点一脚悬空跌入水中的当口，一旁竖立的穿白制服的门卫小生急忙搀扶了他们一把，唬得他们赶紧头冒虚汗地收回惊艳的眼光来朝脚底下打望，就见自己已经不知不觉横穿过了一整条大船，即将迈上这条船和旁边另外一条大船相接的一条窄窄的甲板。他们就这样怀着好生的纳闷，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地，一抬腿，噌，就过渡到另外一条船上去了！

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坐成的这条退役的大船并没有让他们坐，这条退役大船现在成了从岸上到水里边过渡的甲板，每一个来三峡坐船游玩的人，都要从此甲板上穿过，然后才能奔赴他们各自的游船。

这时他们就感到自己的心情既白白激动又白白沮丧。他们一时有些不知如何调整自己是好。于是他们就慢下脚来，下意识地有些恋恋不舍地扭头回望。只见被他们横穿而过的那只大船，此时正深沉地停泊在幽深辽阔的水面上，通红的窗棂，紫红的桅杆，鲜红色的旗帜随风招展，它那阔大雄浑的船体在吃水线以上派头十足地微微摇晃，满目红彤彤的色彩往四下里铺排延展，好一派雄伟傲岸的帝王之相！

他们就禁不住张着大嘴惊叹：啊！啊！

啊！啊！！啊！

然后那嘴老半天都难以合拢得上。

2

他们的嘴合拢上之后，他们就开始乱哄哄地找会务组，找自己的船舱号，找房间的钥匙，找旧相识，找新朋友，找自己对于长江的确认和想象。

此刻，在他们纷纷忙乱登船的这会儿，正是黑夜。黑夜里的长江躺在无数只船板的身子底下，波澜起伏，妖娆暗昧。长江里的黑夜又缠在无数朵峰峦的正当腰上，迂回蠕动，顾盼生辉。她暗香盈盈，酣卧丛林，仿佛是佛在七手八脚的欢喜中，有一些恣肆，有一些轻狂，有一些浑浊，有一些荡漾，有一些压抑的期盼，又分明是夹杂着无限的喜气洋洋。谁也触摸不到她的形状，但她分明就在夜的雾瘴中优柔盘桓，他们也分明就给包裹在她夜的雾霭中曲折酥痒。

长江就在他们夜的想象中袅袅上升，酥酥痒痒。但那想象又完全是对夜的曲意逢迎，盲人摸象。夜的长江给了他们的想象以纵深的湿度和质感，也给了他们以横向的繁茂和芜杂。他们的身体里湿热湿热的，他们的脑子里水淋淋水淋淋的。他们的神志和意念无法集中，憋闷和粘稠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把颠簸喧闹了一天的身体刚在床板上放平下来，深不可测的大江就把他们轻轻托浮在某种液体之上，悠来荡去，轻轻摇晃。他们的身体再也禁持不住了，他们的双手勉强支撑着自己爬起来，怕冷似的，哆哆嗦嗦地拉开舱门，逃也般的，一步一喘朝四楼顶端宽阔的观景甲板上艰难奋力攀将而去！

夜的甲板此时正悬浮在千壑万流之上，模棱两可，似是而

非。甲板之夜又仿佛吊在廓远的天幕底下低垂，首鼠两端，惶惶惴惴。它们总是在昭示着一种不很确切的动态，或者是预示着一种动感的不明不白。船在黑夜里还迟迟没有开，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迟迟没有开。他们都已习惯了这样一种还没出发就已晚点的状态。他们总是处在不曾出发就已晚点的状态。没人向他们解释晚点的原因，他们也就只有耐心等待。他们都已习惯了耐心等待，他们的人生就是充满了晃晃悠悠迟疑动感的无尽等待。“余生也晚……”，这是挂在他们嘴上的口头禅。这样一句托辞就把一切的爽约和迟到、把一切的龃龉和纠扯都解释和打发了。

他们就在楼顶的甲板上汇齐了，不约而同地聚拢，汇齐，互相利用手里的烟卷对火、借光，并趁机彼此偷窥和打量。风正从四面八方灌来。其实没有什么风正从四面八方灌来。从四面八方灌来的风，只是他们眼下对顶楼甲板的良好感觉和美好期待。他们仍被长江五月溽热的暖湿气流包缚困围着。他们满头都是发散发不出来的热汗，他们的衣衫都紧紧贴在了肋骨上，粘乎乎，沉闷闷的。他们全都不约而同从狭窄憋闷的船舱里逃离出来，逃到某种临时的高处，某种与闹哄哄群体的隔离点。微微明灭的火光映着了他们彼此一张张年轻少壮的脸，那真是一派年富力强的精英少壮景象。他们夹烟的手指都十分细腻、滑爽，指尖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熏黄。他们很客气很亲热地彼此微笑，寒暄，尽量装作在上甲板之前就已经彼此相熟相互认识了，就已经彼此是老熟人一般。当然他们可能没见过面，也可能真就彼此熟得跟什么似的。他们的名字一提起来就如雷贯耳，如雷贯他们那个范畴里的彼此之人耳。相逢何必曾相识呢？他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为了共同的一个最后再看一眼三峡的痛切目标，不远千里万里走到了一起，终于走到了一起。

五月真是个忧郁的季节。

他说。赵日说。

他们当中终于有人说出了一句像样点的、有点学问的话。他们本都想打一些比喻，用来概括他们当下发不出来汗的、游走漂浮并偶然遭逢的境遇，并以此作为他们相互之间对接对火的暗号和口令。但是他们的想象力匮乏了，全被五月的长江之水打得泛潮濡湿，潮乎乎，粘腻腻，不怎么能撞击出火花，他们当中就有聪明睿智如批评家赵日者，便沿着艾略特“四月是个残酷的季节”往下模拟，顺口便悲发出了“五月是个忧郁的季节”的警句。不错，五月是个忧郁的季节。错了，五月应该是个明媚的季节，是无比明媚的农历阳春三月。但是，当下，当他们这些少壮精英同聚在一条船上，要对九十年代文学的今天和明天进行追思和遥望的时候，他们却发现阳春三月不那么好怀春，三月的阳春也不那么好游江。他们同乘在一艘颇为豪华的长江游轮上，将要沿即将湮灭的三峡逆流而上并紧接着顺流而下，对它进行第一次的观望却也是最后一次的告别。这会儿他们极想发一些感慨却发现嘴却难以把话说出来。他们外表的溽热无处排泄，他们内里的潮湿无计烘干。他们不太好确认这股子症状叫什么，但是批评家赵日的一句话一嘴就把它戳穿了。

五月真是个忧郁的季节。

他说。赵日说。

赵日说这话的时候烟头在胡子里忧郁地闪亮，犹如隐现于两岸岩崖之上的航标灯一样烧出半死不活的红光。赵日批评家最引以为骄傲自豪的就是自己那一脸生动灿烂的络腮胡子。那脸稠密的胡须曾跟他的批评家身份一起，共同经历了一场过去年代里的经久辉煌。当一场跨年代的文化危机猝不及防来临之后，赵日胡子的辉煌顷刻之间就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他那被无数女崇拜者播弄接吻过的嘴唇，如今正怀才不遇地深深隐没在乱蓬蓬的毛丛深

处，极其焦渴地等待着某种舌尖的驾幸垂怜。目前安抚嘴唇的只有细长细长的烟卷，还有他自己妙语连珠的夸夸其谈。

五月真是个忧郁的季节。

他说。赵日说。

赵日把这话又重复一遍说完时，他听见一转圈稀稀落落的掌声作为对他的应答和喝彩。口令对上了，他感觉出他们都在没有风的风里松了一口气，他自己也在没有风的风里暗暗地松下了一口气。偶然遭逢相互指认时的惶然紧张终于过去，他们原来并非像三八线和麦克马洪线两端对峙的什么什么队伍和什么什么人。他们不过是在一个忧郁的季节里同船过渡的一个个平凡简陋的普通文人。只要载着他们的大船一刻不开，他们就谁也无法靠自身力量移动半点。明白了当下同船过渡的处境后他们便把自己松弛下来，十分松弛地在忧郁的季节里彼此互相对火和借光。青年批评家钱酷毕和孙帅呆对火和借光，文学博士李含苞和周欲放对火和借光，本地作协主席卓顾得和尤拜德对火和借光，批评家赵日和大学实习生小战士对火和借光。也许他们平时根本就不抽烟，根本就不需要如此这般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地集体对火和借光，但在此时此刻，大幕刚刚揭开演员刚刚上场，烟这个道具就起了大作用，派上了大用场。火光荧荧，像是在表示他们彼此相逢的其乐也融融。烟雾缈缈，像是化解了彼此的陌生紧张和隔阂，还有莫名的等待和焦灼。

一个未名的时代真是痛苦。

赵日说。赵日用他细长的手指夹着烟说。忧郁过后当然就要痛苦。赵日的这种情绪衔接的确没有什么错误。烟在他细长的手指间翻卷播弄着，颇有一点无聊和不耐烦的模样。他那摩挲来摩挲去的手指又无形之中加剧了烟卷的某种细长。赵日的一双读书人嫩手打理得十分精心和秀气，手掌容积很小，掌心纹路清晰，

指甲尖修剪整齐，每一个指甲肚都挺括饱满，甲盖圆润，略呈粉红色。他的柔媚秀手跟他脸上胡须所呈现的猎人般的粗犷剽悍很不协调。他那一米八二的北方身材及其一脸壮硕的胡须，看上去极具丛林之中突然启动的爆发力，仿佛给他一杆枪就可以去打兔子。

未名的时代就像一条未名的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行程有多远？什么时候开船？都说不清楚。

赵日说。赵日用他那隐藏在胡须里的含而不露的嘴说。谁也不能看得清楚他嘴唇的轮廓，也许只有在他嘴边吊大的过去年代里的文学女青年才能描绘得清楚。

老兄你有没有搞错？谁说这船是未名的呢？

提醒他的是与他同样著名的青年批评家钱酷毕。酷毕面如重枣声若铜钟，一派中国古代关公关云长的酷死人靛死人的帅样子，而不是当代香港四大天王歌星的奶油嗲兮兮的面瓜相。酷毕就是特别愿意时时给别人提个醒，尤其是嘴不得闲老半天都是一个人在那儿叨叨咕咕的赵日批评家，更是惹得酷毕批评家记起了自己不失时机给人提个醒的职责。酷毕瘦削坚实的身体此刻正玉树临风，呆立船舷，一双曾倾倒过无数文学女青年的美目凤眼，此时正在烟头的映照下躲在镜片后面烁烁炯炯。

老兄你眼大漏神了吧？酷毕说。酷毕说话的时候还总爱向上抬起一只胳膊，带上一点伟大领袖居高临下检阅红卫兵游行时的那种形体动作。我们这条船可叫“长江 168 号”，老兄你可要看清楚。

命名的不当比未名本身还要痛苦。

赵日并没有顺着酷毕手指的方向去确认，他的嘴唇固执地隐在大胡子里嘟哝，听起来沉稳，倔强，有为捍卫真理一斗到底的气度和决心。什么叫“168”一路发？真真是俗不可耐！我们若

都在“一路发”上研讨九十年代文学，那么九十年代就算是真正没有文学了。正所谓相见争如不见，有名还似无名。

赵日说完，转头兀自凝视着一团黝黑的江水，远处渔船的灯火故意被他的脸正面避开，深入不进他的眸子里去。他胡子上的嘴唇也就此不再开启，故意造成讳莫如深外加高深莫测。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毕竟这船有过一回名了，存在就是现实。你难道想故意不承认现实主义的存在吗？

酷毕的声音严酷冷峻，谁都知道他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他的研究课题，目前正在逐步地从单人现实主义向双人现实主义过渡发展。只不过是在最后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他的这个选题暂时还秘而不宣。

难道你还试图否认它，还想亲自再给它命上一回名是吧？酷毕批评家说。酷毕在说这话的时候，漂亮的男眼睛里一点都不含情脉脉，相反却分明带出了一见面就想跟对方过招的抬杠色彩。

殊不知那批评家赵日也想当然的是杠头出身，而且是批评界里头最善博弈的一个。他那只被层层胡须圈围起来的外形壮观的大脑袋瓜子，里面也说不清共装置存放了多少棋谱和程序，某一次在跟电脑比赛对弈时竟然把电脑都折磨疯了，气得电脑浑身乱颤，满脸满屏幕都疯狂批出了黑体三号字体的名字“日赵！”“日赵！”“日你爹个赵！”把赵日骂得哈哈大笑。批评家赵日连电脑都不惧，还能在乎真人吗？赵日他一面对人脑的挑战，精神气儿立即就来了，本来已不打算开口的嘴，现在还是忍不住衔住杠子的那一头，使劲一用力，将其一端奋力翘起来说：是的，兄弟，你算说对了。哪一次命名是人对自己本身命的命？还不都是他人所强加赋予的？我们自己的名字得源于父母，船的名字受之于它的主人。命名从来都不征得被命名者的同意，每一次命名都是据授名者自己所需。既如此，我们就是强加给这船一回名又有何妨

呢？

哇——噫！好耶！好耶！

还不等酷毕回答，一旁才刚毕业出炉不久的博士含苞和欲放竞相跳将起来，蹦脚欢呼。两个初出茅庐的白脸小伙儿惟恐天下不乱，仿佛盛世太平就会泯灭了他们的少年英才似的，听了这话立刻就围拢上来，一人抱住赵日一只胳膊摇晃着，使劲儿撺掇说：日兄，日兄，光荣哪日兄！依你说来命名不就跟强奸一个什么差不多嘛！那还不赶紧快命，快命！我们久闻日兄你特会命名，从“伤痕文学”开始一直到“后后现代”，哪一次给文学起名没有你老人家介入呢？给一条船起名就更不在话下了。快点、快点，我们不愿坐什么破“一路发”，快给我们的船起个好名吧。

受到年轻博士的拥戴，赵日明显感到高兴。跟酷毕唇枪舌剑的火药味儿一下子没有了，换成了导师带学生的诲人不倦的谆谆与哼哼。他用眼角简单扫了扫酷毕，然后手捻下巴颏儿最底部一绺儿胡须，发声部位极其靠后、音箱共振极其沉郁地嗡嗡嗡嗡说：

当然了，命名也不是随便就能命的。这里面有玄机。偶然的和必然的，诸多因素杂糅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名。

都需要什么因素，快说，你尽管说，我们全力给你提供。含苞和欲放急不可耐，又使劲殷勤地摇着他的胳膊。

比方说，这要因人因时而定。

人是怎么个人？时又是怎么个时？

赵日瞻仰着旁边那艘牵挂着他们的、同时也是作为缆桩和铁锚固定着他们的通红大船，略有所思地沉吟着开口：比方说，现在，同船共渡的，来为九十年代文学操心的，你我等，有红卫兵、红小兵，有右派、左派，还有中不溜派……

你们好！都躲到这儿来啦？

随着一声清凉的问候，一阵梔子花的香气柔软地从舷梯下浮动上来，跟着上来的，就是一个穿小背心和沙滩裤、脚丫在皮凉鞋细带子里自由伸缩扭动的清新靓丽的小女人。赵日把刚说了一半的话咽回了肚子里，嘴大张着保持原状却没有发出声儿来，其他人也都眼神呆呆的，惊得半天缓不过来劲儿。酷毕这时却抢先上前，迎过去跟这个靓丽小女人打招呼：倩倩，你也上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

倩倩？她就是倩倩？！一甲板人的眼光“刷”地汇成探照灯的光柱聚焦到倩倩身上。倩倩谁不认识？一代名记嘛！某大报专门负责文学副刊的年轻女主事，全国那些能如雷贯上耳的名家没有谁不被她一网打尽，不被她采访过和编发过稿的。他们在座诸位也几乎全是她的版上客，可就是从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这下可好，得以就近一睹芳颜啦！我的天！果然名不虚传啊！

他们的嘴角立时全都翘上去，眼角随之全都弯下来，既想目不转睛，又想笑逐言开地瞅着，瞧着，很幸福，很傻，很幸福也很傻的样子，等着酷毕将他们一一给方倩倩做引见。倩倩黑黑的大眼睛，大眼睛黑黑的，含笑而礼貌地一个个致意回答。酷毕最后一个才介绍到赵日批评家，倩倩伸出一只小手来优雅地让赵日握着，刚刚说了一句：久仰……突然，一个脆嫩的女声从背后直接把她打断：

哎——呀——，您就是赵日老师啊！赵日老师请您给我们赐稿！

随着话音，一个瓷娃娃似的连衣裙小人儿爬了上来。不等人引见，圆脸儿小人儿往甲板当中亭亭玉立一站，小碎花连衣裙下摆飘飘的，落落大方自报家门道：我叫宋乙乙，是在大众文萃报实习的，我们报社派我来跟各位老师约稿，希望各位老师能支持我……